

東方木翎著



下

劍嘯風塵



文藝藝術出版社

劍嘯風生

下冊

東方木翎

著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一九九〇・九

二十

俊书生东方飞凤，居然是一位易钗而弁的天仙美女，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，真是大出人们意外。

此时，这方面的打斗已经停止，东方大鹏一见乃姊已现出本来面目，而又躺在岳腾怀中，顿时为之一呆。

半晌，方转过身去，咬牙切齿地喝道：“是谁把小爷大姐伤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报仇，哼！老子要踏平你们的九岭山，要血洗你们岭南的云都观。”

蛇郎君尤嵩桀桀笑道：“你小子好大的口气，凭你也配来咱们的云都观。”

俏哪吒东方大鹏，戟指骂道：“你王八蛋们等着瞧，三月内，老子姐弟二人，誓必先烧九岭山，再毁云都观，以报今日之仇。”

蓦闻岳腾一声震吼，身如脱弩之箭，直向岳文琴那边掠空扑去，左手抱着东方飞凤，右腕一紧，“雷过云山”，呼的一掌，直劈而出。

立刻锐啸生风，澎湃如潮，向冷面阎罗排空涌到。

原来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无影童子岳文琴又已遇险，幸被

岳腾看到，连忙赶来接应，人尚未到，而掌力先至，逼得冷面净罗艾青，向右斜飘五步。

岳腾身法奇快，一式“门庭千里”，已来到笑面悟空邓光辉面前，右臂向后一拐，正好一肘拳击在邓光辉的胸前，呼的一声，邓光辉连退数步，仍然站立不住，口中一股血箭迸出，人即倒地昏死过去。

岳腾为乃妹解危之后，即将怀中的东方飞凤，递与岳文琴道：“妹妹，你的千年灵芝液呢？还有吧？快给她喂一点下去，并为她推宫活穴一番，以俾助长药力速效。”

随又高声喊道：“东方二弟，快到这边来，我俩联手拒敌为好。”

东方大鹏环眼一瞧，见自己的确有些势孤，连忙侧身电闪，与岳腾并肩而立，将乃姐和岳文琴护在身后。

冷面阎罗燕青，一察看师弟伤势，摇了摇头，心知无望，不由一阵悲伤，随即倏然站起，望着岳腾喝道：“你小子当真是心狠手辣，上次伤我师兄，这次又毁我师弟，此仇此恨，哼！老夫是非报不可。”

岳腾不屑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报仇，你今生是无望了。前次，本爷对令师兄就说得很明白，哪知你们这么不自量力，硬要来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冷面阎罗抱着喝道：“你小子也不过只敢在自己门前逞威，有种！就敢来咱们辽东试试，看老夫的两位恩师，不剥你小子的皮才怪。”

岳腾剑眉一挑，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，本爷这里事了，立刻就去你辽东，会会两位令师，看他又能把本爷怎地。”

“好……”艾青刚说一个好字，忽听——

矫天玉龙傅铨一阵哈哈狂笑道：“其实，只要我们几个人通力合作，现在就可把这几个小子摆平，岂不省事得多，那还等将来干吗？”

恶罗汉申屠然，环顾向全场扫了一眼，道：“是哟！你们天龙教除了董坛主以外，还有三大坛主，咱们这边除了莫非以外，也还有三位，再加上冷面阎罗艾兄，一共是七位了，何况还有这四十余位兄弟，这股实力再到哪里去找……”

蛇郎君尤嵩接口笑道：“他们一共只有四个娃儿，一个小妞已负重伤，另外一个小妞，又在帮着为她疗伤，认真说来，只有两个小子可出手，咱们有这么多人，难道还不行吗。”

冷面阎罗艾青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的确有些心动。

虬须苍龙鲍金城，望着岳腾皱了皱眉，欲说又止。

此时，岳腾已将外面长衫脱下，披在东方飞凤身上，无影童子岳文琴，盘膝坐在俊书生的身后，两只玉掌紧贴在东方飞凤的背心上面，运功为她疗伤。

当岳腾把长衫一脱，现出内面劲装，众人两眼一亮，都不禁暗暗想到，嗨！这个子虎背熊腰，好副练武的身材，站在那里渊停岳峙，看样子的确是有几下子。

无影双钩秦子明，最是老奸巨滑，他一直在注意着虬须苍龙鲍金城的反应，现见对方皱眉不语，不禁问道：“鲍大坛主的意下如何？是否也同意合作？”

虬须苍龙鲍金城，仍然浓眉紧皱道：“赞成，鲍某是绝对赞成。不过，这小子太……”

忽听岳腾在那里向众人招手呼道：“来啊！本爷已经等候多时啦，你们的实力不是很强么，为何又不敢来了，来来来，都由本爷一人接下就是。”

突然向前疾跨两步，负手而立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使人难知深浅，莫测高深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半年多以前，岳腾在安徽霍山回坡前，与天龙教人那一仗，傅铨由于坐镇总坛，没有参与，云中行等早已被无影童子杀伤，真正看到岳腾那种神勇雄风的，如今在场的除了香主以外，再就只鲍金城一人而已。

所以刚才有人创言，要合力对付岳腾等人，鲍金城皱眉不语，他既不好意思言怕，而又不欲已方人出手。

这时，月已偏西，三更已过，由于刚才那番恶斗，谁也不知那太白精气，究竟出来了没有。直到这已静下来，各人方蓦然想起，都不禁向中间那块巨石望去。

巨石仍然如故，毫无半点消息，全都惑然不解。

但见虬须苍龙皱皱眉道：“这时谁在造谣，害本教白花了一番心血。”

“是啊！”蛇郎君尤嵩道：“这其中一定有人捣鬼，害这么多人都白跑一趟。”

一时之间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立刻议论纷纷起来，全都觉得自己被人愚弄，有些气愤不平，却又莫可奈何。

就连岳腾与东方大鹏两人，也有这种感觉，所以两人不禁互望一眼，有些啼笑皆非。

正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，忽然——

从峡谷外匆匆跑来一人，向虬须龙躬身禀道，“启禀坛主，我们走错了地方，这是前子午谷，那太白精气，却已经在后子午谷出土了，现在去还来得及。”

场中众人全都是一声惊啊，顿时又纷纷议论起来。

虬须苍龙鲍金城问道：“那后子午谷又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那人伸手向旁一指，道：“就在这座大山的后面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这句话，似乎是许多人同时问出口的。

但见那人皱眉说道：“不过，这时二圣，三妖、四奇、另外还有六魔，这些世外高人都打起来了，而且打得好凶，好热闹啊。”

场中众中又是大吃一惊，其中有人部道：“那些世外高人，难道都到齐了吗？”

那人只是向着天龙教的几位坛主禀道：“二圣四齐全到，三妖之中来了两位，只有雪岭兽妖未到，十魔中人却到了六位，的确是热闹很。”

傅铨问道：“是哪六位呢？你打听清楚没有？”

那人搬着手指数道：“有天残老邪闻人美、千毒人魔淳于善、九指飞魔西门无忌，鸠面魔姬令狐娇，再还有岭南的神力天尊谷石、和辽东的天煞公关胜。嗨！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以属下看，夺宝我们是无望了，能去看看热闹，还来得及。”

恶罗汉申屠然，心头一喜，裂嘴笑道：“噢！师父他老人家也来了，尤老弟、秦寨主，那我们快去看看。”

无影双钩秦子明，回头对属下等人一阵吩咐。

只见那些人接着一阵忙乱，利用两根长竹，中间攀了些藤索，须臾之间，即刻好了一乘滑竿，并令两个劲装大汉，将黑煞手莫非抬着就走。

这时，心里最高兴的恐怕莫过于冷面阎罗艾青了。

他正在觉得师弟邓光辉身负重伤，自己显得势孤力弱，而

要回转辽东，迢迢万里，很可能尚未走出中原，甚至还没有走出这山区，就会被人将自己这股力量吃掉，如今一听说恩师——天煞公关胜来此，怎会不大为高兴。

不过，这家伙素来木无表情，纵然高兴也是在心里。

随即也命属下如法泡制，那些辽东大汉，也做了一乘滑竿，由冷面阎罗在前面开路，众人抬起邓光辉随后跟去。

这两派人一走，只剩人天龙教人、与岳腾和东方大鹏，双方相持，虬须苍龙鲍金城不免有些担心，所以，一面示意那些香主、堂主快些准备，一面偷眼向岳腾望去。

忽听岳腾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哈哈，那两派人都走了，只剩下你们天龙教了吧。”

天龙教人本就对岳腾甚为害怕，如今岳腾这一故意神秘发笑，而且笑中颇不含好意，就更加令人心寒了。

矫天玉龙傅铨，大着胆子问道：“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又有什么好笑？”

岳腾漫不经心地笑道：“我笑你们五坛主，金坛主返山去了，董坛主被我一掌震成重伤，再也活不到几天啦，而云坛主也挂了彩。哈哈，如今就只剩你们两个坛主了，唉！也真是可怜，至于本爷想干什么嘛，却就难说了。”

摇了摇头，继续又道：“反正本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谁也管不了，而且也阻止不了，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要你问干吗？”

鲍金城与傅铨两人，心头大是惊恐，只是望着岳腾，半晌无语，深恐一句话不对，而将岳腾激怒。

但见岳腾侧头含笑问道：“东方二弟，你猜，假若现在我要他们两位坛的命，大概还要几招，才可以得手。”

东方大鹏认真考虑了一上，道：“以小弟想来，大概要三十招吧。”

岳腾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那你太高估他们了，认真比起来，三招就败了。”

“三招！”东方大鹏一惊道：“岳大哥，你真的三招就要他两人的命么？”

岳腾极为认真的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啊！你不信是不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就回头向天龙教人望来，那知，天龙教人在鲍金城一挥手之间，抬起董武和云中行两人如飞而去。

眨眼之间，跑得一个不剩，就只留下岳腾等四人。

当天龙教人去远，东方大鹏笑道：“岳大哥，假若你真的三招就要他俩人的命，那就不应该放他们走了，乘机把他们除去，岂不是很好吗。”

岳腾侧头将正在运功的二女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我怕他们使用火攻，那还得了，所以尽快把他们吓走，怎么？你也当起真来啦。”

“啊！”东方大鹏跳起来笑道：“岳大哥，看不出你也会使诈呀……”

当岳腾兄妹，和东方姐弟，赶到后山子午谷时，那正打得天翻地覆，山崩石飞，甚是凶险，热闹。

原来，东方飞凤食了半瓶千年灵芝液后，又经岳文琴帮着在浑身推捏一番，以及运功导穴，不但伤势痊愈，而且容光焕发，较前更有精神，再经刚才这一阵奔跑，脸上更加红润粉嫩，越发俊秀得多。

这时她仍是书生装束，只不过原来的白衫，换了件岳腾

的蓝衫，与她那雪白的肌肤配衬起来。更为高雅脱俗，风流飘逸了。

四人刚一跑到谷口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几个娃儿别进谷内去了，快到这里来看。”

四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侧山腰的浓荫下，拥挤着一丛人，那便是神州二老、华山两怪、鄂东双杰，以及无忧大师，十叶道长等人。

于是，四人也掠身而上，与几人站在一起。

大家抬头向谷内望去，只见——

虬须苍龙鲍金城，与矫天玉龙傅铨两人，所带的天龙教人，就在前面三十丈处，也都在向谷内驻足而观。

蛇郎君尤嵩、恶罗汉申屠然，无影双钩秦子明等，所带的岭南和九岭山的人，以及冷面阎罗艾青，所带的辽东大汉，也都在前面不远，人人都是站在那里，延颈翘首，向谷内观看。

仿佛谷内打得甚是激烈、凶险，所以这三组共有五十余人，个个脸上都是一脸惊愕神色，谁都不敢向前再进一步，而站在那里似乎看得呆了。

这时，谷内喝吼声、长啸声、对掌之声，连连传来，不绝于耳，偶而也能隐隐听到木鱼声音。

从这些吼声、喝声、啸声、和清叱声，也可分辨出东岳狂生、八荒神丐、白云大师、翠云仙子、以及九指飞魔、天残老邪、千毒人魔、神力天尊等人的声音。

自然，那木鱼声，乃是无相圣尼所发。

可惜，岳腾与群等人，所立之地，却被凸出的一个崖嘴所挡住，所以仅闻其声，却无法看见谷内打斗情形。

蓦然——

在明月星辉之下，突然从谷内窜起一条灰影，冲霄而起，直上青云，衣服飘飘中，跃上高崖，一闪即逝。

这条灰影，大家全都看清，当然是一个人影，可是想不到这人的轻功，竟有如此高明，简直是神乎其技，令人匪夷所思，致使所有之人全都看得呆了。

岳腾一见这条灰影，先是剑眉微皱，继而心头一亮，只因那人去得实在太快，使他没有完全看清，故不敢随便乱说，亦不可轻易高兴，只有怔怔地站在寻里，似有满腹疑云，无限心事，但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谷中的打斗，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未因那条灰衣人影的离去而终止，因而人声鼎沸、喝吼连声，频频传来。

岳腾正悄悄潜入谷内去偷看一番，忽闻一声怪啸，震山荡谷，贯耳传来。

这的确是一声怪啸，既非人吼，又非兽叫，而声音之大比巨雷还响，震得满山丛杈直摇，使人入耳心惊。

大家循着怪啸之声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对面崖巅，与蓝空白云相接之处，有一个巨大人影，似在向下面谷中俯首察看、窥视，而且来回移动，象在寻找下崖路径。

嗨！那人好高好大，头项白云，脚踏崖巅，威武、昂立，雄据，真象一位天神。

岳腾将那人仔细看了一眼后，惊道：“啊！那是雪岭兽妖，它怎么也跑来了？”

本来，群侠突见那么大一个人，都已生有畏惧之心，现听岳腾这么一话，更是人人心头一颤，惊恐不已。

幸喜，对面山巅虽离此尚远，倒使人略为心安。

不过，远远望去，就有这高这大，假若是在近处，或突然遇一，仅凭他那个子，就足以吓得死人。

这时忽见岳文琴点点头道：“对！我在巫山的时候就是他把我吓昏死过去的。”

俏哪吒东方大鹏，在文琴耳边笑道：“嗯！那的确是有些吓人，但若是我见到，也一定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蓦闻身旁众人，全都共同一声惊啊，人人为之一跳。

侧头望去，只见雪岭兽妖高高举着一块大石，那块大石的确是大，远远望去，纵然没有屋大，最小也如木牛一般大。尤其，他本就身高体大，两臂又长，如今站在崖巅，手举大石，真有点像神话里盘古开天的气势。

突听他又是一声怪啸：“咳！”

将手中牛大一块石头，用力向崖下谷内砸去！

各人又是惊得一跳，连着传来轰隆轰隆的滚石声音。

而且，他抛了一块又是一块，他似是兽性大发，随捡随抛，每抛一块最小的也有桌大，乍看之下，他似是很笨，其实，手脚相当灵敏，脑筋反应也快，较小的只用只手，最大的方用双手合抱，抛了又捡，捡了就抛，一时之间，使这峡谷上空，势若狂风暴雨，遮日蔽空，飞石如电。

他似是存心要将下面谷内之人，一起打死埋葬，边抛边吼，光凭那奇异的吼声，就使人心惶惶，再加那些巨石如蝗，更是令人心惊胆颤，顿时为之大乱，并时有哀嚎惨叫之声，划空传来。

接着，人潮如蜂，纷纷都向谷口奔逃……

蓦闻呼啸之声盈耳，两块斗大巨石，快如闪电奔雷，直

向快到谷的天龙教人砸来，紧跟着又是数块飞石，划空生啸，飞奔而至。

这样一来，天龙教人只得又转身向谷内奔去，你呼我叫的四处乱窜，其实不仅天龙教人才是如此，而凡是在谷的辽东、岭南，以及四奇、六魔，各人都在寻找隐蔽之地，以俾暂时藏身。

只有岳腾兄妹，与东方姊弟，以及群侠诸人，由于是在这边山腰，而又是隐身于几株大树之后，不仅毫无所虑，而且居高临下，正好看到这场热闹。

这当儿，忽闻数声喝吼，长啸猝然发自谷中。

群侠一听这声音，就知是四奇十魔等人所发，大家凝目望去，只见对崖半腰，有数条人影，宛如山猴野猿一般，在向山顶快速攀升，明眼人一瞧，就知其意，许是这雪岭兽妖将谷中之人惹火，大家都转移目标，暂时联手，合力将他制服了再说。

尤其武林中人，最是重名，如果有人一举而将这兽妖制服，那必是一件大大露脸的事，因而都雄心勃勃，豪情万丈，争先恐后的向山顶跃升。

突地又是一声长啸，发自谷中，接着——

一条硕长人影，随着啸声而起，只在对崖半腰两起两落，业已登上崖顶，群侠都惊得猛然一跳，道：“啊！此人是谁？好高明的轻功……”

岳腾由于功力超过众人，接口笑道：“那就是；星宿人妖夹谷妙嘛！怎么你们都不认识啊。”

他说话时，故意面含微笑的侧头将一涤生和泄机禅师两看了一眼，多少有点半开玩笑的味道。

两个老儿居然也知道脸红，可是却没有作声。

一则大家都不知道他俩秘密，二则又全都在注意对面山顶之事，所以他两人脸红的情形，都无人注意。

群侠凝目望去，只见星宿人妖夹谷妙，已与雪岭兽妖，就在那山巅上打了起来，而且打得甚是凶险、激烈。

照说，星宿人妖已经算是很高的了，但与雪岭兽妖相比，仍然如小巫见大巫，最多只及他的胸前。

最奇怪的，明明看见人妖有三掌打在兽妖肩背之上，而他却若无其事，仍然一抓一掌的与夹谷妙打在一起，幸喜夹谷妙占着身法灵活、俐落，不曾挨他一下。以现在的情形看来，人妖似是在设法，尽量点他穴道。

双方缠斗未几，又有两条人影登崖顶，一左右的向兽妖夹出而去，尤其左边那人，两手举着桌大一块巨石，向兽妖身侧慢慢移去。

突闻锦面獬狴惊啊一声，道：“啊！那人可能是：神力天尊谷石……”

泄机禅师接口说道：“当然是他哟，否则，那块巨石谁能举得起。”

就在这说话当儿，忽见神力天尊将手中巨石，向雪岭兽妖用力砸去，众人惊得一跳，共同又是一声惊啊！

诂知，雪岭兽妖右腿赤脚一抬，把那块巨石踢得飞了回去，而且又快又猛，逼得神力天尊来不及闪让，只双臂一伸，将巨石接在怀中。

神力天尊谷石，将这块巨石接是接下了，但抱着巨石接连几个踉跄，往后退了八步，张嘴吐了两口鲜血，象是负伤不轻，方丢下怀中巨石抚胸而逃。

就在兽妖将巨石踢飞的同时，右边那个晃身扑进，接连两拳，刚自出手就被兽妖一把抓住——

嗨！那真象捉小鸡一样，不！象捡石头一样，因为他一把抓住那以后，也象抛石头一样，直向人妖抛去。

两人近在咫尺，星宿人妖的轻功再高，也无法闪让得开，只有向后猛退，仰首之间一个倒翻……

蓦闻两声惊呼，破空传来，只见被雪岭兽妖抛出去的那人，如断线鹞，带着一串呼呼之声，向崖下落去。

星宿人妖夹谷妙，也由于刚那一个倒翻，业已翻出悬崖，身临半空，惊呼声中向谷里泻落。

“啊！”

这声惊啊，是发自泄机禅师之口。

一条生接连喝了两口酒后，侧头望着泄机禅师笑道：“怎么！老怪，你觉得很心疼，很可惜是吗？”

除了岳腾一人以外，众人都不知道这两个老儿，不！这对活宝还另有隐情，怕以谁都没有注意，只有岳腾侧头望着他两人笑笑，各人心里有数。

这时，又有两声长啸，同时起自谷中，接着又是两条人影，与夹谷妙先前一样，在对崖半腰，两起两落，都同时登山崖顶，群侠见后又是大吃一惊。

岳文琴与东方大鹏两人，啊了一声以后，同声说道：“啊！那大哥哥嘛，另外那人是谁呢？”

岳腾点点头道：“那是八荒神丐洪叔叔。”

原来，刚才上的两人，是东岳狂生与八荒神丐。

群侠更是眨也不眨地注目望去，只见这两人上去以后一左一右的把兽妖夹中间，既象是要看清对方路数，究其缺点，

然再行出手，又象是两人都自重身份，不愿以二对一，而占对方便宜。

所以两虽人已登上高崖，但都还没发动攻势。

雪岭兽妖摇头看看，见左右两方各有一人，仿佛不知先向哪个下手才好，似乎还在考虑之中。

可是，尚未让他考虑清楚，突然奇事又生——

一缕箫音，起自左侧岩巅，箫音清脆圆润，宛如颗颗明珠，光泽亮丽，直同天宇繁星，温柔幽雅，似欲抚人入睡，使天地自然，万事万物，混沌一片，而溶入一个空灵升华之境，从各人内心的深处，升起一种祥和与喜悦。

雪岭兽妖一听到这缕箫音，神情即为之一呆，在他的感觉里，仿佛嗅到了由雪岭飘来的芬芳，空气里也有那种空旷无人而净化的微香。

那儿瑰丽壮阔的森林，在向他温柔的招手。

那儿缤纷多姿的风雪，在向他悄悄的呼唤。

他仿佛逐渐理解，他是属于那儿的，在那儿，群山绵延，任凭自由的驰骋，在那儿，万里无人，任他恣意的游荡，在那儿……

只有他，才是自然的宠物。

只有他，才真是大地的骄子。

他的神智，他的心力，已被箫音完全控制，既清醒而又迷惘，转身缓缓地向前走去，这缕箫音，宛如一条彩带，导着他走向归路的历程，奔向他那可爱的故乡。

接着，只见他愈去愈远，最后杳不可见。

箫音也越去越远，只剩下它的余音，在空际萦绕，在人们的心潮回荡、回荡……

夺宝的狂风已过，各派群雄都已经逐渐散去。

人的一生，多半是如此的，匆匆忙忙的来，又匆匆忙忙的去，结果既没有得到什么，又没有留下什么，多半是一场空。

惟有有大智，行大德的，才可能生命的历程中留下一点蛛丝马迹，雪里鸿爪，日后被人寻到。

岳腾兄妹、东方姐弟、神刀仁老、鄂东恶杰、大巴山两怪以及无忧大师、十叶道长等十人，自大巴山以后，在一座小镇的酒馆里进行最后一次聚会，然后从此暂别，分头进行自己的事情。

无忧大师与十叶道长两人鉴于天龙教金坛内这两派的圣地突袭，必须将这消息尽快告知师门，以俾提前准备，所以两人最先离去。

但闻锦面狒狒郑威远道：“其实，无忧大师和十叶道长，用不着回去这么早的。”

岳文琴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别人回去也是要准备准备啊。”

郑威远道：“这一趟大巴之行，天龙教人元气也伤了不少，金坛主返祁连山去了，根据相公所言，看样子烈火神君一定不准他的徒弟的，再搞什么天龙教。董武又被相公一掌震成重伤，起码三个月也难复原，云中行的伤势虽轻，但也得一段时间疗养，至于那些香主、堂主，伤者也不在少数。”

东方大鹏笑道：“是啊！光凭我们那一仗，他们最少也死了十位香主，和堂主以上，何况还有一位护法，也死在岳姑娘的剑下。”

泄机禅师笑道：“看样子，他们半年之内，难再兴风作浪